

散文創作觀察

◎鍾怡雯

綜觀二〇〇〇年的散文創作，大體仍沿襲世紀末的散文發展軌跡。若從主題角度觀察，則飲食、旅行和自然書寫仍是顯而易見的三個類型，在報紙和雜誌相繼規劃下風行不墜，例如《人間副刊》所策劃的「寫作者的廚房」、《聯合文學》的「當代旅行文學展」、《自由副刊》的「自然寫作專輯」等。散文出版也不離這三個方向，旅行書寫尤為大宗，徐仁修《月落蠻荒》等共六冊旅行書寫結集，舒國治《理想的下午》、余秋雨《千年一嘆》、愛亞《秋涼出走》、華航旅行文學獎得獎作品集《在夢想的地圖上》、郝譽翔《衣櫃裡的秘密旅行》等；自然寫作則有王瑞香的《自然裡的女人》，以及吳明益的《迷蝶誌》等。飲食文學的影響則見諸文學獎，高翊峰〈料理一桌家常〉以及徐國能〈第九味〉，分別是《聯合報》文學獎散文首獎及全國學生文學獎首獎散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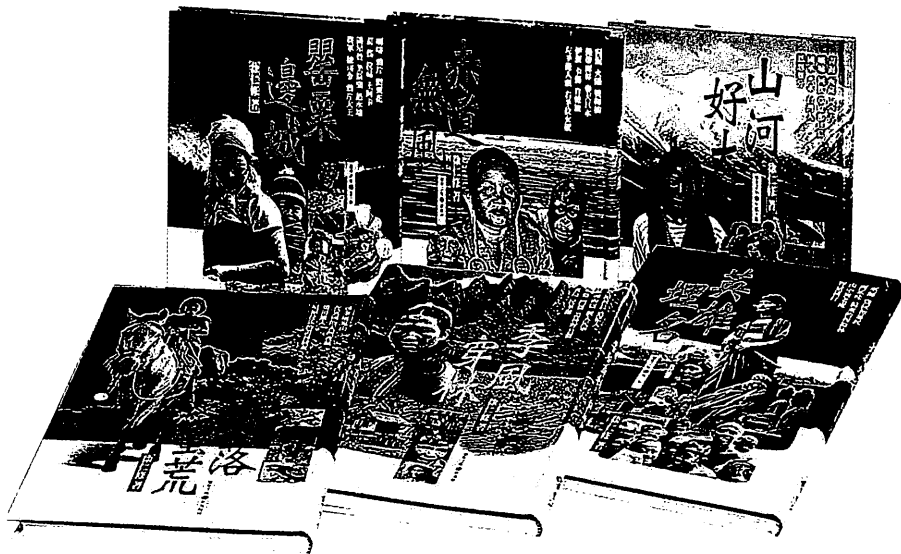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，文學上的「哈日」風潮依舊，劉黎兒《東京·風情·男女》和新井一二三的《東京人》持續以散文提供異文化視角。李欣頻和許舜英廣告文案式的思考和書寫，為散文注入消費色彩。在大學任教的王文進、曾永義、李惠綿、孫康宜、鍾



舒國治《理想的下午》
(遠流出版社提供)



余秋雨《千年一嘆》
(時報出版社提供)



徐仁修《月落蠻荒》等六冊旅行書寫 (遠流出版社提供)

玲和龔鵬程分別有散文結集，形成學院派散文現象（並無貶意）。然而，這種歸類其實並不具絕對的代表性，類似的散文現象也可能出現在一九九九或者一九九八年，世紀初的散文觀察，因此寫來極可能與往年面貌相似，畢竟區區幾年之隔，難有激烈的興革或變遷。若就單篇散文而論，余光中〈思蜀〉和陳映真〈父親〉允為力作，劉大任的「回首系列」散文寫作者當年參與保釣運動經過，頗有自傳的況味，然而只有三篇，應該留待結集成書再論。本文以結集成書者為觀察對象，旨在「點」出其「異」，至於相似之處，則簡略帶過（借用白靈先生在一九九九年〈台灣文學年鑑·新詩的創作及活動〉的說法，其實這仍是患了「神經過敏症」的結果）。

旅行文學數年來成為重要的散文現象，趨之若鶩卻也良莠不齊，去年的旅行散文成績單，倒是交出了像舒國治《理想的下午》這樣獨具風格的旅行散文，或可視為這一散文主題重要的累積與沉澱。旅行散文幾乎成了全民運動，卻易寫難工，其高度與難度在於書寫者無法積累出「旅行哲學」。

旅行哲學的提出，首要條件在於書寫者必須是經驗豐富的旅人；其次，這個旅人必須是具有風格的散文創作者。旅行散文既然是散文，自然須有散文的好底子，兼有旅行的實質，二者缺一不可。《理想的下午》難得之處在於提出一種結合「旅行」和「晃蕩」的「旅行哲學」，一個眼睛睜開即迫不急待往外走，在家待不住的人，確實是不折不扣的旅人了。原來旅行



散文選《作家的衣櫃》（時報出版社提供）

不一定是到異域，現實生活裡便充滿了小小的旅行。旅行是一種觀察、發現事物的態度，是一種生活習慣，浸潤其中而終於成為散文的風格。對作者而言，在一個久居的城市裡，身體的移動就是旅行，尋吃尋書尋找生活中細碎的玩樂，「晃蕩」終日而不知時間之推移。譬如〈早上五點〉一文，有一段經典文字：「早上五點，若我還未醒，或我已醒來，我必不能令自己留在家裡，必定要推門出去。幾千幾百個這樣的早上。多少年了。為甚麼？不知道。去哪裡？無所謂。有時沒東沒西的走著，走了二十分鐘，吃了兩個包子，又回家了。但也非得這麼一走，經它一經天光，跨走幾條街坊，方願回房。有時走著走著，此處彼處皆有看頭，興味盎然，小

山崗也登了，新出爐的燒餅也吃了，突見一輛巴士開來，索性跳了上去，自此隨波逐流，任它拉至天涯海角，就這麼往往上午下午晚上都在外頭，待回到家，解鞋帶時順勢瞧一眼鐘，竟又是，早上五點了。」

這段文字有緩慢、隨性的生活趣味，一種珍貴的時間感，不是匆忙行經一個城市／景點的觀光心情。一起床就外出的原因何在？因為外面的世界值得玩味留戀，到處有看頭，而家，就等同於旅館，提供旅人休憩。這樣一個耽於旅行的人，才有可能積累出具有風格的旅行文學。

旅行文學之外，世紀初的散文值得留意者，首先是其濃厚的「戀物」特質。《作家的衣櫃》集老中青三代作家的「衣服情慾結」，至於周芬伶的《戀物人語》則令人讀到「人」「物」之間的曲折關係。《作家的衣櫃》是《人間副刊》策劃的專輯，網羅諸多作者書寫最尋常的穿衣

哲學，可謂二〇〇〇年最精彩的散文選。衣服、身體和記憶的糾纏，本就盤根錯結，加上消費的慾望拉鋸，後現代社會中衣服和身體的關係，根本不是張愛玲一句「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」那麼簡單。

不論衣服是否帶著懷舊色彩，一種藉以召喚記憶的媒介；或是慾望的附體，抽象與具象的轉喻，這本散文選充分延伸了衣服以外的歧義——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，各人有各人的衣服故／情事。如果《作家的衣櫃》讓人讀到衣與人的多種配對關係，周芬伶的《戀物人語》則是個人與物的生活記憶。作者要說的是，物之不存，記憶何附？玫瑰、寶石、衣服、瓶、酒、窗紗和食物各有魂魄，原來一個女人的生活史，竟是物件的歷史，就像〈並非一無所有〉一文中姨媽有這樣的叩問：「如果生命中沒有音樂和花草植物，還值得活嗎？」物體，原來是書寫的動力。

然而書寫動力畢竟不止一種，以人為



傳記體散文——隱地《漲潮日》、陳文玲《多桑與紅玫瑰》、夏祖麗《從城南走來》（陳文發攝影）

主體的傳記體發光，是二〇〇〇年的散文又一特色。隱地《漲潮日》為自傳體散文，雖曰自傳，卻以小見大，寫小我的同時，亦見證了一個時代。這本散文集提供多面視角：它是一本關於「隱地」個人的自傳，文學少年的成長心路，從文學時代到非文學時代爾雅出版社的歷史，同時這也是一本可以歸入台北書寫的散文，具體而微的呈現了那一代人的台北記憶。再引伸到國族的層次，從中國到台灣，上海到台北的流離，它讓我們讀到中國人是如何不由自己的變成台灣人，那實在是一個個體無法決定／選擇身分的荒謬時代。自傳散文精彩之處在於「真實」，匱乏年代裡的破碎家庭，性的幻想和飢餓的感覺，當這些私密題材出現在自傳，震撼的力道遠勝於小說。

就如同陳文玲的《多桑與紅玫瑰》，它必得以散文的形式出現，壞媽媽的形象才更具說服力。壞媽媽六十年的生命簡直是傳奇，是一般人的好幾個人生。對男人用身體，女人用感情，借錢的藝術是動之以情誘之以利，這些抽象的哲學，是媽媽一生奉行不渝的真理。然而作者最終要說的是，媽媽一生不向命運低頭，她在那樣的時代用自己的方式活出美麗而慍悍的典型。《多桑與紅玫瑰》的圖片顯見陳文玲的用心，圖片並非依附文字而生，它們和文字相輔相成，補充文字未能言盡者。

《多桑與紅玫瑰》和《漲潮日》俱有一個強悍的媽媽，父親或母親本來各有家庭，因緣際會再組家庭，卻又離異。《漲潮日》一開始，就有兩張父母的照片，而圖說是「父親和母親，我找不到他們的合

照」，《多桑與紅玫瑰》裡那張獨缺父親的「合家照」亦令人印象深刻。

夏祖麗《從城南走來》為母親林海音立傳，恰與陳文玲《多桑與紅玫瑰》的壞媽媽形成強烈對比。林海音是知名的作家、編輯與出版人，提拔後進，深得當代作家的敬重，隱地即在《漲潮日》感念林先生的提攜之恩。《從城南走來》形塑的是能幹美麗的母親／女性，和陳文玲的壞媽媽形象自是不同，然其強韌的人格特質竟有相似之處。林海音在女兒的筆下是兼顧家庭與事業的女強人，凡舉一個女人應有的多種角色，如母親、妻子、女兒、手足都稱職之外，文壇上尚有一席之地，相較於《多桑與紅玫瑰》中毀多於譽的母親，這是另一種不平凡的母親。

至於不平凡母親林海音的散文，實則「平凡」得可以。所謂「平凡」，是指《林海音作品集》所收的六冊散文，從家庭、小孩、朋友到文壇，皆為生活細瑣小事的摹寫，擷取生活斷片，不刻意經營，充分反映散文是一種「隨手拈來」的文類，是生活的實錄，亦為中國散文紀實傳統的延伸。林海音的散文為文壇留下珍貴史料，記下如今許多文壇泰斗當年的文學痕跡。六冊之中又以《我的京味兒回憶錄》最有趣味，這冊散文的「生活趣味」最強，作者的童心和好奇心躍然，所錄所憶因為回憶的重量而分外感人。或有論者視這群活躍於六、七〇年代的女作家為「閩秀體」，然而「閩秀體」畢竟以瑣碎小事綴連了歷史，剪影文壇，或可為散文的評論留下可以討論和思索的空間。

二〇〇〇年中國大陸小說家莫言、蘇



章、王安憶，以及朦朧詩人舒婷分別有散文集出版，對比香港董橋的六冊散文，可以略窺兩岸三地散文殊相。莫言《會唱歌的牆》擅長以鄙俗不入流的語言寫平民俚俗的生活，充滿民間的魅力。雄辯、草莽氣與自揭瘡疤的表演性，使莫言的散文特別有種不羈的風采。隱地的餓飯經驗十分寫實，莫言啃煤炭的餓卻帶著魔幻色彩。

對比莫言散文的陽剛，王安憶的《獨語》則是陰柔。王安憶在散文裡擅長的細節描寫，和觀看世界的世故角度，令人想起同是上海作家的張愛玲。然而張的散文令人不敢對生命奢望，王安憶則讓人覺得現世是安穩的，一如散文慢條斯理的說話節奏。

蘇童的小說總有一種陰鷙的氛圍，在散文裡卻變為滔滔議論，或許跟他的閱讀口味有關，「非小說文字中，我最喜歡閱讀的是一些偉大的作家寫出的偉大的雜文」；其次，他期許自己要像魯迅，用雜文給世界把脈。正因為他的散文要求是雜文，提出見解成為其散文（雜文）特色：電視是現代人的宗教（〈電視與宗教〉）、藝術產生的過程天生不是一個追求自然的過程（〈美聲唱法、信天游和鏢鏑〉），時時可見他的洞見。

朦朧詩人舒婷的散文親切好讀，事件分明，筆法俐落，文字凝練如詩，卻絲毫沒有朦朧詩抽象難解的心靈呢喃。寫童年的一輯「鄉音·鄉韻」令人愛不釋手，舒婷敏銳易感，寫外婆和母親特別感人，「我也是女人。我不害臊地戀舊」，女人的戀物、戀舊、懷舊特質，在《預約私奔》一覽無遺。這是作者的個性，也是熱情，

《預約私奔》最迷人之處，或許就是一種對生活滿滿的熱情吧！

當然，對世界的熱情也可以是冷靜的旁觀。董橋六冊散文《酒肉歲月太匆匆》、《給自己的筆進補》、《鍛句鍊字是禮貌》、《竹雕筆筒辯證法》、《紅了文化，綠了文明》、《天氣是文字的顏色》便是冷筆熱心，對世事了然於心，又有種讀書人冷靜的距離感，而用字極為節制。這些專欄文字談人物、語文、時事和閱讀，皆可讀出董橋的傳統中國士大夫的人文素養和西學背景，「怎麼談」和「談甚麼」都是董橋所長。其實董橋的散文頗有五四遺風，中西學兼治，譏切時事，短短的篇幅卻言之有物，而體裁介於散文與雜文之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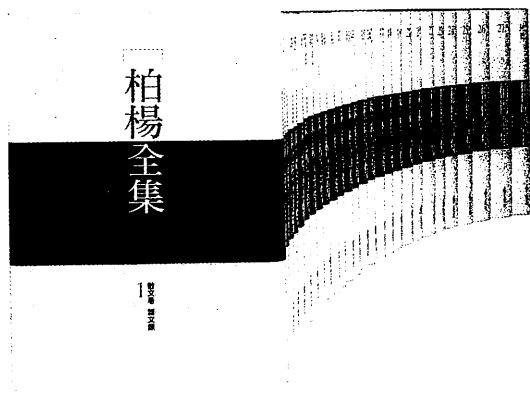
女作家的散文恆予人感性凌駕理性，張讓卻是例外。從第一本散文集《當風吹過想像的平原》開始，她長於抽象思維，



董橋作品集（遠流出版社提供）

和抽絲剝繭式的哲學思考，逼視現象背後本質的風格令人耳目一新。二〇〇〇年出版的《剎那之眼》也延續了理性的書寫方式。「太愛追問究竟，我擺脫不了迷戀理性」，她思考孤獨、物質、欲望和意念，套一句她的說法，實在是「刻舟求劍」。廖玉惠《讓我說個故事給你們聽》則展示她的說故事能力，師生、母子、人群的因緣，笑中有淚。特別是「教授難為」一輯，師生相處的分際實在還可以大作文章。

最後值得一提的是，散文重鎮王鼎鈞推出精選集《風雨陰晴》，余光中《逍遙遊》繼大林、時報兩家出版社之後，重由九歌出版。特別提出這點，是因為不少前



柏楊全集（遠流出版社提供）

輩作家早年的散文集，只能在老圖書館借得，委實應該「重新出土」，或者出版全集，如本年度出版的《林海音作品集》，以及《柏楊精選集》。



王鼎鈞《風雨陰晴》／爾雅